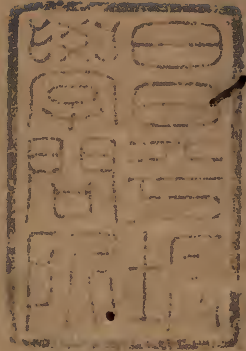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  
子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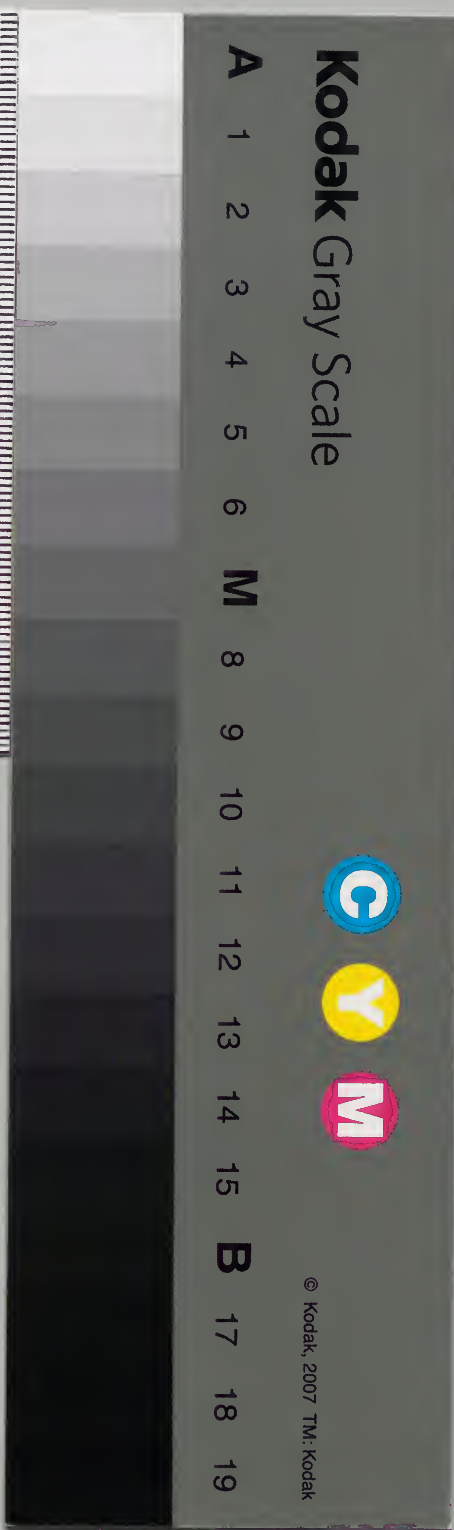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七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二	一	七	二

內閣文庫		
九	七	漢
二	一	書
冊	架	函
二	一	七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15)
函號	360 124

共二十冊

十三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

漢草文庫



名周蒙人也字子休嘗為漆園史著書十餘萬言  
皆寓言也大要旨歸老子朱子以為列莊亦似曾  
點意思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瞞見  
這箇物事便放蕩去了信矣今學士家多習之或  
者以戲薄聖賢為恨又或為所恐動流而說放空  
虛非善讀莊子者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北冥北海也內  
則卯橋請作鯢  
國語云魚棟子鯢  
鯢皆以鯢為魚



于莊子乃以至此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怒是為氣所使不得不然非憤怒也運海氣動也也南冥亦海也齊諧如山海經類也六月息言半歲而止野馬游絲水氣塵埃日中飛灰由生物以氣相吹嗟故空中有此蒼非天正色因是無極故後但見蒼

培厚也天折無障礙  
出小鷦鷯鳩學飛小鳩決疾也  
槍突至也槍枋木名控投也言時有不至則投於地而已蒼莽近郊之地三餐夕飯也三句提言所適有遠近則所食有多少朝菌叢芝暮生見日則死蟪蛄寒蟬夏生秋死冥靈大椿木名久壽也匹慕李

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音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扶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也，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芥負青天而莫之夭。上聲闕焉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徙也  
蜩條與鷦與鷦音覺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果飽貌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音惠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羊角風屈曲勢  
斤鷄斤澤小鳥  
也

徵信也亦若此  
亦如斤鷄之見  
自以為至也宋  
崇子宋賢人

不數又之子世  
事為不及又

致也極又立也  
冷輕妙貌致福  
脩身致福之事

燭火炬火也浸  
灌抱甕而灌

名為賓則實為  
主為賓是狗名  
而喪真也鷓鴣  
小鳥雁鼠地中  
行鼠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鷓鴣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六合外空虛不可思量如何說得六合內有許多道理何常不說但不立議君臣父子大經大法何嘗不議但不分辯是非唯不言方為至言故曰分也者云云

內者萬里之所會不能蓋不能損無終無始而不知其所由來哉其久而不用故謂之葆光

庸詎知二句明說不知便是真知

薦草也蟬且蜈蚣帶地也獼狽似猿狗頭其雄喜與雌猿牝牡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 齊物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懷退藏于密之意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謙不勇不伎實道昭而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知勇伎而不成五者利完音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謂葆光

齧泉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鳥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濕寢則腰疾偏死鮓鮓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猿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蟬即且疽甘帶鳥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駟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鮓與魚游毛嬙祥麗姬人之所美



決驟奮走也

物固有所然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居處色味人物之性不同各自得也豈可分為是非現此則仁義之端是非之途莫不皆然

弱喪少年拋去鄉里之人不知歸迷失舊業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

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知哉

君貴也牧園賤

牛至也詭怪也

栩栩又喜貌喻快也遽人有形貌在莊周以夜來之夢為蝴蝶也恐蝴蝶又以今者之覺為夢莊周也這箇夢覺須有分辯處會

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sub>去</sub>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菽。後

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也。

昔日莊周夢為蝴蝶。栩栩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則萬物變化之理得矣

涯盡也知思慮也無近名內脩也無近刑外保也督中也經常也

以庖丁寓言牛壁事刀譬神也

所以不至于勞且傷者何故順

事之理而處之

耳蹄跪歷也善

然嚮然然皆用

刀聲奏進用也桑林宋舞樂

名經首咸池樂章官謂手足耳

之官知止遇

有相語便知

不行天理牛天

然奏理大卻骨

向交會處大窾

空處批開也導

引刀而人之肯

綮骨句聯終處

大軋大骨也

族筋骨聚結處

譚解脫

其人謂非常人

言老子死而老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已春檄然嚮然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而况大軋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亦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牦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



每哭之哀必其  
會合人心有不  
求奢而奢不求  
哭而哭自至者  
天之所受本無  
物以有情相受  
是道天倍情忘  
其所受而得罪  
于天矣縣倒懸  
之懸窮也言  
薪尽而火傳以  
况形神死生也

行獨自用也澤  
若焦若澤中草  
芥然無如無掃  
也思其則思所  
以治之之法莫  
而不救言已懷  
憂疑心不能救

人男 軋何  
奪也以名相軋  
者名勝而實亡  
以知相聞者知  
角而爭出信如  
確實貌達人氣  
察言觀色意名  
聞不爭名望高  
人不與我爭也  
達人心識其心  
事也命之曰菑  
人謂我為貽害  
于人且苟為  
以下言衛君誠  
悅賢惡不肯安  
汝求異以自售  
乎女惟無言  
則正公東汝之  
鐫而新闢之以  
求勝捷爾于此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  
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玄解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

顏面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  
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孔子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焉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去聲雜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  
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  
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時必眩惑其目  
平和其色營謀  
其辭屈服其容  
用心以成其順  
適之意如此則  
相聞愈無已故  
曰益多順此而  
往無所止則交  
淺言深必遭害  
矣  
與天段言知人  
君與我皆天所  
生無所分別而  
不以已意求其  
善我與否也擊  
執笏也曲拳輔  
躬狀一

事法方謀安  
也言三者多事  
多方而不安也  
惡可言不能化  
入師心有不自  
用非任天之便  
也  
仲尼言女有上  
三術而遂謂為  
之易和不知終  
有易心便與暉  
夫不相宜矣暉  
天自然也氣氣  
息精神歛則氣  
息微聽止于耳  
不入于心也止  
于符順自然也  
與天符合也

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  
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  
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治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  
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  
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拳曲跽。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

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  
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  
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惡可以  
及化。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  
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且。顏回曰。回之家貧。惟  
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  
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

卷之二十一 集虛



齋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執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以其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蓋將句言禮貌雖隆而情實疏慢也。道言也。言辭不言以惟洽而成也。人道之患。刑戮也。陰陽之患。疾病也。

葉子。在子言。字之于親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而臣之于君則曰。又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却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於相。胥為一體。處可怪。誠哉。是言。益時藝。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



盡已之心以言告之莫致疑類

言事當慎始巧  
鬪戲相博陽外  
相戲陰內相戾  
太至已甚奇巧  
過當也諒信鄙  
詐也風波風行  
波上虛而紛亂  
意與一行則喪  
一實故曰實喪  
獸以下言巧言  
偏辭者如獸懼  
死不擇好音其  
氣勃然而出故  
山者並生云云  
遷二句言奉  
命而不貳順

事自成而不強  
過度上泰至意  
即迂令功成也  
乘物順自然不  
得已二大戒也  
何作言何必過  
為以報君命  
殺降殺之殺言  
天薄其德也  
形莫以下言外  
為就順之形內  
盡調和之意然  
猶有病形雖俯  
就不可入而連  
心都隨順了心  
要調和又不可  
顯然出露于外  
顯滅崩殯只是  
危而不扶與彼

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俱亡意。聲名妖孽。只是為名。名而被苗。苗意。嬰兒無知識。町畦無準繩。無崖無畔。岸教。句言彼如此。而我姑順之。竟有可達徐加。點化入于無疵。然後已。積伐句言伐汝所美。以犯忌諱。而几于危身也。矢厚也。振灰泥器。僕御者。首與胸皆馬飾。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瓶盛溺。適有蚊蚋。僕朴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或成其功全

異生

迷陽迷昧其明也。卻曲不直道而性也。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太宗師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叱避。叱其妻子。避去無驚動。將化之人。奚以二句言造化。將汝為何物。使汝何往也。鼠肝蟲



臂至小之物近速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夫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鏹。莫鏹耶。夫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益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于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瞽然曰。何謂坐忘。曰。墮支體。黜聰明。

無物不同又何好無化不達又何常

離形去聲。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有不任句言歌不成声而其詞促也

應帝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







高目心憂勞故  
目半開半閉其  
瓊蒙茸如蒿

驚又喧雜之意

屈折肢體以為  
禮樂之文响俞  
顏色以為仁義  
之類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號食貴富。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墨。索。故  
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

小惑則東西而  
其易位大迷則  
失天地之性撓  
亂也

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臧筴執卷也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謂兒即狄牙善  
其不能別通漏

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核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鬣之刻之。維絡之。連之以羈馬。執

義臺路寢上者  
官室  
燒剔刻維皆治  
其蹄羈絡其首



馬絆其足阜槽  
攪棧木棚  
擗馬銜飾馬纓

至黏口埴

一而不黨純一  
不偏党也天放  
放肆自樂於自  
然之中也又作

至新類傳

暨暨強行和踈  
跋行立不安貌  
澶漫流蕩之意  
摘僻用手足之  
貌

編之以阜。阜棧。湛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擗。厥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應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陸。遂。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暨。擗。薛。為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用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月題頭上圓鏡  
如月者介倪獨  
立而睥睨闔  
曲頭以拒人驚  
悍曼奔突也詭  
街許受其銜竊  
響齒其響

脰開也撮結也  
緘滕徽纒之類  
固關也扁管鑄  
鑄鎖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頤相靡怒則分背相踶  
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闈因扼驚曼詭街竊響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嘻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驟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  
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眩筮

將為眩祛祛筮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滕  
固扁賞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  
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罟古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  
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  
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  
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  
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

穆文熙曰田氏  
襲齊以私量貸  
公量收看左傳  
所言便是借聖  
人之法以濟盜  
賊之謀戰國時  
天抵時然故莊  
子以此喻之



天盜積大盜守  
等語皆曼莊子  
釋出這般名目  
以訛世其言員  
惟而以世故現  
之實有此理  
射腸曰肥

魯酒薄非以圖  
即節而即節圖  
聖人生非以起  
夫盜而大盜起

法立則奸  
徒

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寒。鄆丹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立。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此其議論皆是  
激發故人每以  
焚燬拮斗之事  
亂以之其實即  
于不賢難得  
實則民不為  
意但說得過  
再

折也

不鏢不消散也

燔薰灼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而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擗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拮斗折衡。而民不爭。殫丹殫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鏢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擗列工倕。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知。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子集卷四

十一



好知則非自然  
之道故曰好知  
而無道  
畢免綱

筍竹器承梁取  
魚者削格猶今  
木柵羅落鳥罟  
置免罟罟翻車  
也漸毒相漸染  
而為毒乱語骨  
不正之語也解  
詭曲之詞

喘更無是虫宵  
翹翹飛之屬

種又謹慤貌後  
又務外作為之  
貌嗥又以已誨  
人也

在者任其自在  
以將順之宥者  
寬自得以優容  
之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贏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  
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去聲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餌罔罟罾筍鈎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音峭  
格羅落置嗟罟浮之知多則獸亂於羣矣知詐漸毒音  
絜滑堅白解去聲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  
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  
日月之明下爍爍山川之精中墮墮音四時之施喘粟音  
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音之民而悅夫役役之  
佞釋夫恬田澹淡無為而悅夫嗥嗥悖之意嗥嗥已亂  
天下矣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  
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



齊及病也

電并也助也不至不調也不成章不成條理也喬詰意不平卓樞行不平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淨中不容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多事多方適足為亂而已焉能治人

補助也

痲謂痲病

縹卷不申舒之狀倉囊恍惚亂之意

過謂過而不留三過言不但涉穢而已

故貴以身四句見老子

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人大音泰下同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喬矯詰結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下同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去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忘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縹卷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齋戒以言之跪坐以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



解擢皆傷也  
尸居三句即不  
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為而成之  
意累微塵也  
沒董而上基之  
義與野馬同旨

減善也搜撓乳  
也人心排抑則  
至于下稍復得  
志希望必高二  
者相前後之如  
囚恐怖如殺乃  
以儼美之態柔  
媚剛強之人則  
利也言薰利之  
氣彫琢殆盡其  
疾二句即放之  
于里意

春又扣踐藉也  
嶮峻也  
折楊長城也以  
施人頭中  
離歧足底半離  
地也

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  
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現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吹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  
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綽約柔乎剛強  
廉歲愧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  
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澗而靜其動也縣玄而天儕奔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  
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跋胫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

五藏去聲以為仁義矜勤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危流共工于  
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  
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  
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斬斤斤鋸據制  
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籍大亂罪在撓人心  
故賢者伏處大山嶮堪巖之下而禹乘之君憂慄乎廟  
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折楊折揚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歧攘臂乎桎梏之間意意甚矣

東坡先生集卷四

十一



接楫枿楊之管  
嗚矢今之响箭  
行劫以先聲者

英聚也

源又佞貌

上道不在言語  
色相之間抱之  
戴冠魄抱一形  
神相守精不外  
搖精搖于耳目  
則神外矣形神  
離則死矣慎汝  
內三句言握固  
其精閉鍵其耳  
目斬斷其思慮  
也我為女四句  
言道有陰陽不  
可不知也陰主  
靜陽主動故天  
地有官陰合陽  
陽合陰故陰陽  
有藏慎內閉外  
以守女身則吾  
身之物將自壯  
矣我守真一之

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智之不為枿  
楊接接楫習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枿芮也焉知曾史  
之不為桀跖躡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智而天下大治

去聲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觀陰陽  
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心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

前羽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  
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然以調氣序之  
和故與道合直  
歷歲而形不衰  
也彼其物謂道  
也無為之道為  
道有為之道為  
王見光生而見  
光為上腐而為  
土

因衆三句言因  
衆人之聞以安  
己之聞及不如  
衆人多矣三王  
之利仁義又知  
之利

有土有天下者  
天物土地人民  
也物又以物為  
物也不物者不  
以物為物無為  
自然也如此則  
造化在我故曰  
獨有其視大物  
之貴徑庭矣

立於不見不聞  
之中而有獨見  
獨聞之妙深而  
不測神而愈精  
故其接物也虛  
而能應大而不能  
歸大小長短脩  
遠皆不出乎此  
心之神明也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混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者。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徃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華地名

剽剽頓挫如雷  
嬰兒

鷓居無常穀不  
擇食鳥行空虛  
過而無迹聖人  
應世無心自然  
亦如此  
三患少壯老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壽。堯曰：富。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鷓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合譬者比物醜  
類作為譬喻之  
辭不相坐不稱  
掩也  
通是非句言眾  
是亦是眾非亦  
非無異於眾而  
不自謂眾人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靈曉也

祈嚮頭往也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欲有所願往其誰與從之

折楊皇華里巷俗音嗑笑聲

歪鐘作垂鐘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

不推不推求也比憂同憂也

斷在溝中犧樽之餘者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

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歪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

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

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

鼻，困悛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

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

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

困悛衝逆之意中顛氣自鼻而通於顛也厲惡爽烈也離跂即踉跄

積又滯也帝謂義皇以上聖謂堯舜以下

昧然混溟之意老子云明道若



昧聖人之靜也  
豈以靜為善而  
故靜之哉

提出精神二字  
言靜非枯寂之  
謂

平准也

休息也實者以

下言虛而能實

故燦然有條無

為而不為故任

事有責俞又即

偷又不能處憂

患不能入也

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撓心者。故  
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去聲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  
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間遊。江海山林之

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  
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  
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  
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  
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  
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此落与終同謂  
包絡也

此段又將無為  
與有為對說前  
以心而言此以  
分而言也若臣  
道是有為而先  
無為者以主之  
將日見雜擾而  
臣事其用墮矣  
是以看莊子拘  
他不得



世謂書以載道  
故書道曰貴書  
也隨鸞也

形色名言書  
之言譬即人之  
形色名也謂  
形色名果足  
以得人之情實  
乎哉

人能離耳目點  
聞見心領神會  
而得之意言象  
數之外則有書

無書同歸影響  
有言無言但屬  
筌蹄

寬徐則甘謂易  
入而不堅疾緊  
則苦澁堅持而  
難入數劑量也

運行處心也爭  
于所言日月往  
來如爭奪然机  
絨係屬也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  
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  
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  
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隆如蘊隆之隆  
雲雨陰陽和氣  
所成故為造化  
之淫樂功助也  
防徨四周也震  
吸風氣也

操之則慄惟恐  
失也  
不休不知止之  
也

孰取也  
孰取也

不遇治世之君  
言猶則為彼所

矣所以迹者履  
也有履斯有迹  
迹在而先王之  
履亡矣

枯槁赴淵自甘  
寂寞投赴淵靜  
也脩又絮其身  
者

熊經若熊之攀  
樹而引氣鳥中

意者其有運轉而不能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防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孔子謂老聃曰。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夫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非為亢杭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叟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如鳥之嘯呻

道引導氣令和  
引體令柔也

保之止息乎此  
也

發派也

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

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悟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粹。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迂觸悟也

衆人失之於動  
聖人養之以靜  
然聖人能靜能  
應常應常靜故  
以水喻



同帝同天帝之所為天倫天載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盟於地。化育萬物。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蔽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根退藏於密靈極安其所止

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有為則為小行有識則為小識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也儻然也固拒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

也寄去倘來者失也



倒置不知本末  
輕重

漢注也渚水中  
可居者

東端水所自來  
也

卓洋仰視貌若  
海神名  
意在夫子與伯  
夷故借河海以  
言之

大方猶言大道

虛井中之空  
傾川之量懸於

地懸於天地  
則各有量也大  
者至是故秋毫  
無以累乎天地  
小者元餘故天  
地無以過乎秋  
毫若夫睹大而  
不安其小視少  
自以為多將奔  
馳於勝日助天  
民之於夸豈莊  
生之奇哉  
尾閭沃焦也地  
海水外出者  
壘空小穴也  
稗米稗米

卒盡也

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俟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語女。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石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



連以得讓相連

量謂局量之大  
下時謂所值之  
先後分謂此半  
之得失終之謂  
死生存亡之變  
終明也遙謂未  
未聞憂也撮取  
或望也謂既往  
者  
不若无知王倪

對面缺之明是  
也不若未生翳  
體不顧人聞之  
勞是也各安其  
分大小俱是何  
以知細之定細  
大之定大也

浮盛也其便言  
大小異故所便  
不得同

不期精粗不可  
以精粗言也

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  
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  
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  
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向。今故。故遙  
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  
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

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  
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  
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  
小之微也。浮子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  
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  
粗焉。



此言大人雖不害物亦不以仁思自多雖不求利亦不以賤役求利者為非我不爭道財亦不以辭讓為名不資人力以為事亦不盡用力以自奉不節貪汚不作虛譽與人以和無榮無辱不分是非不辨細大此收斂本分不自大也

觀者緒之兩頭分別之意也貴賤不在已謂若以世俗觀之貴賤又在世俗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辭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鳥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以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者者堯舜讓而帝之噲快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

室塞也

中庸

廿四



堯噲之讓武白  
之爭篋義之分  
亦因其時耳貴  
賤之門大小之  
家至無窮何  
得而辨

反行寬綽也蹇  
逆也謝施謝而  
不施也反行則  
志貴賤而不累

於名謝施則忘  
多少而不累於  
利一執一也

承翼承接扶翼  
也

不恃其成不居  
乎成功也不位  
乎其形不敢守  
其定位也舉追  
也

將自化將順其  
自然之化也

薄與物相薄  
天理為主故在

鶴鳥夜撮蚤。早察毫末。書出瞋。嗔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鳥。知貴賤之門。小大之  
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  
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  
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



內人道為用故  
在外德在順乎  
天理故曰得在  
乎天得猶德也  
蹠躑屈伸皆得  
自如也反要反  
乎道之要語極  
語乎理之極  
故有心也命自  
然也

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躑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sub>同</sub>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札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魚之所樂在道  
而不在水。莊子  
所知在樂而不  
在魚。又忘於水  
故其樂全人忘  
於魚。故其知妙  
循其本。言知與  
不知。皆末也。若  
尋其本。則物理  
人情。可推我居



像上而道遠其  
出遊濠下者可  
知也

上也。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昏久。憂不

存循與遂巡同  
言當却去而勿  
與爭也

誣又趣死貌

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  
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躡  
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  
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  
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



芴芒沕穆混芒  
之義職之繁殖  
類

怪問也

質摺棄也

東方朔客雜揚  
雄解朝韓愈進  
學解然其但此  
而可法亦累相

也

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  
之寧。故而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忽乎。而無從出  
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  
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達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  
於鄉里。遂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  
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令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  
盲跛。頗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思哉。子  
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  
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  
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

鳥愛居也



委蛇自得也款  
啟小見也  
龜小兒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移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鼯。弓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

孔子問子桑雽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歟。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假國名。林回亡者  
姓名  
布錢財也。謂赤  
子可市則赤子  
之布寡於千金

翔。伴自失之狀  
無揖不為揖讓  
之禮。其弟子之  
親愛益加進也

貴發之賤憎之  
也

美者自恃其美  
則有嬌媚之心  
惡者自知其惡  
則有謙退之意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揖於前。其愛益加進。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方學術也

按莊子與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佩玦取決斷之義

一丈夫孔子也

夫身氣聚而生不能禁也氣散而死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矣委聚也彊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氣之動為之

凌詐即零碎之義

田子方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決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知北遊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徐無鬼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歲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招世招搖於世  
以自見中民得  
民之心也

貴際貴於際時  
而大行也

比樂也。能同其  
事。所以比也。  
壯精神王也。

危甚也。勢物之  
徒。推勢財物之  
徒。喜於更張而  
自夸耀也。

此言順時而動  
比於歲功四時  
之序。有變有易  
非隨物而易也。

失其形失其則  
也。匿為物隱匿  
其情。而為物采  
大為難。大為難  
事也。重為任不  
量人之力。以任  
之遠。其塗不計  
人之程。以期之

筌魚筌也。蹄兔  
且也。喻學者忘  
其言而得其所以  
以言也。

世說新語卷四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  
士奪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客。仁義之士貴際。

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  
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變。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  
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則陽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  
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  
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升  
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  
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外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  
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  
與之言哉。

世說新語卷四 四十一



列禦寇

故有貌愿五句  
言有外謹而内  
實盈溢者有内  
偏長而外若不  
肖者有異順懷  
急而能相達者  
有外若堅持而  
内反纏繞者有  
外若和緩而内  
實軒急者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  
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有順懷保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捍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執。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

子集卷四終



